

前不久，“边城对话——苗族女作家龙宁英作品研讨会”在花垣县边城镇举行。《散文·海外版》杂志原主编谢大光、《中国作家》杂志编辑翟民、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贺晓彤、湖南省作协网主编余艳、湖南省作家协会办公室主任彭克炯及湘西本土作家、评论家相聚一堂，就龙宁英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展开了热情洋溢的研讨。

会上，龙宁英亮开歌喉，清唱一曲原汁原味的苗歌，答谢四方宾朋。

张莉 何小平 龙群英

### 苦学苗文的“女秀才”

龙宁英上世纪60年代出生于湘西花垣县龙潭镇张马村，一个巫楚文化积淀深厚、自然风光秀美的古老苗寨，俗称老寨。龙宁英的祖母是当地一位著名祭司的女儿，也是闻名乡里的苗歌手，自幼受祖母苗歌熏染，龙宁英格外善于编故事，上学后作文成绩出类拔萃。

1979年，龙宁英高中毕业回乡务农。寂寞的乡村生活没有改变她对知识的渴求，她坚持自学，书不离身。渐渐地，她发现自己爱上了文学，便萌生当一名作家的愿望。1983年，她的散文处女作《油茶花蜜》发表。

在苗乡长大，龙宁英具有得天独厚的苗族母语优势。1989年，她被借调到县民委苗文办工作。当时，正值国家语委、民委、教委等部委在湘西民族地区进行“双语双文同步转换”教学实验，于是，她主动要求参加专为培养双语双文小学教师而在吉卫民族小学开办的苗文培训班。在苗文班她不仅熟练地掌握了苗文，为日后汲取民族民间丰富养料、从事文学创作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还结识了前来湘西参观考察苗族语言的西南民族学院日本籍专家小门典夫。

此后，龙宁英不辞劳苦跋山涉水，用新学会的苗文采集苗歌、情歌，收集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并创作苗族歌谣和戏剧，1987年她加入湖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龙宁英在先后担任花垣县广播站苗语编辑、县文化馆文学专干，县民族戏剧研究所所长期间一直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淡淡的桐子花》、《地地菜》、《挑灰人》、《苗妹妹》等等，芳名多次在《民族文学》、《乡土》、《楚风》、《南风》等刊物出现。她成了县里闻名的“女秀才”。

1991年，龙宁英短篇小说《女儿桥》问世。这部以苗族青年男女爱情悲剧为内容的作品，受到了《湖南文学》的青睐，于《卷首语》作重点推介，面市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龙宁英收到众多热心读者来信。1998年，短篇小说《女儿桥》出版，获如潮好评。多年后，河北电影制片厂知名导演亢克偶然读到此书，立即挥笔给龙宁英写了封几千字的长信，欲将集中的小说《朵朵》、《女儿桥》改编成电影和电视连续剧，并亲赴湘西与龙宁英商榷相关事宜。

### 翻译苗族仪式剧《椎牛祭》

苗族是一个古老而苦难的民族，历史上经过多次大迁徙，有着独特的民族文化和绚丽的民俗风情。遗憾的是，苗族没有文字，灿烂的苗

族文化除口头传承外，很大部分依靠风情民俗来体现和保留。

“椎牛”是苗族隆重的祭祀活动，活动中主持祭祀的苗老司自始至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带有浓重神秘巫术色彩的祭词，千百年来凭口传心记代代相传，但也可能随苗老司的谢世而逐渐消亡。龙宁英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必须立即进行抢救性挖掘。

1995年，龙宁英参加苗族仪式剧《椎牛祭》的记录、翻译和保存等工作。她手提录音机肩挎布书包步履匆匆，翻山越岭深入排碧乡黄岩村，采访年逾六旬、声名远播的苗老司石金魁。石老一边用苗语声情并茂絮絮细叙《椎牛祭》，龙宁英一边埋头快速记录。为搜集第一手资料，龙宁英往返县城与黄岩村之间10余次，然后将口头苗族仪式剧《椎牛祭》意译成汉语。

历时一年多的翻译创作过程中，龙宁英绞尽脑汁，倾其所有，被掏空的身体极度消瘦，几近虚脱。当50余万字的《椎牛祭》终于脱稿后，龙宁英大病一场。

没多久，便传来石金魁老人去世的消息。所幸该书后来经台湾某出版社付梓出版，苗族神秘“椎牛”祭祀文化得以抢救性保存。

此后，龙宁英对本民族文化

和提高。她利用业余时间，为另一位苗族祭司撰写的数十万字《苗师通书》作苗文注音。

### 走出边城的苗族女作家

2001年3月，花垣县文联成立，龙宁英当选为副主席。不久，日本作家津岛佑子来湘西观光旅游，当她听说边城有位年轻漂亮且富于才气的苗族女作家，顿时颇感兴趣，执意相见。在花垣，中日两国女作家作了短暂会晤，双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津岛佑子回国后，在《东京日报》发表散文《春游湘西见闻》，文中她赞许道：“湖南省、四川省边境一带有一位年轻的苗族女作家——龙宁英，那个村子就是她的故乡，她发表了短篇小说集《女儿桥》。初出茅庐的龙宁英便能让人觉得其作品不同于其它，而且有关于苗族特点的作品，非常有个性。”

2006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著名编辑谢大光来湘西，参加黄永玉80岁回乡画展，在凤凰龙宁英有幸与其相识。此后，通过不断的书信往来，龙宁英虚心向他求教，创作技法日臻娴熟，艺术表现更上层楼。

经过长期艰苦不懈的努力，龙宁英在创作上有了茧蛹化蝶般的蜕变。散文《从故乡走向故乡》是她写作的转折点，作品生动感人，内涵丰富，对民族文化进行了苦苦的追寻。继而，她一发不可收，创作了《到热

河去看云》、《边城雉》、《苗山雨水》、《七井好水》等优美篇章。

散文《边城雉》、《从故乡走向故乡》、《到热河去看云》分别在《中国作家》、《文学界》、《红豆》杂志发表后，相继被多家刊物转载，两次荣膺“中国作家世纪论坛”散文征文一等奖。2007年，其散文长篇《春光情怀》获《中国作家》征文二等奖，苗剧《贵来贵来》、苗族曲艺《抱已嘎》、广播剧《迟到的布谷鸟》等先后荣获全国和省州奖。同时，龙宁英还主编了《古苗河风情》一书。鉴于其文学创作上的突出成就和对民族文化的贡献，2003年，龙宁英被破格评定为国家二级作家。

最近，龙宁英又出版了一本融苗族文化、文学、纪实、民俗风情于一体的散文集《山水的距离》，湘西籍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彭学明为其作序，称赞她为“古苗河上的阳雀”：“她的一片片怀想和回忆，她的一声声叹息和追问，像一个女子夜间的饮泣，不石破天惊，却有带血的泪痕。有如丝帛断裂。有如石灰燃烟。细腻、柔弱而坚韧。”

在研讨会上，谢大光对她予以高度评价：龙宁英是一位精通苗族文化的学者型作家，她把文学的根深置于民间基础之上，在描写民风民俗的背后隐藏着追寻民族文化的根和历史的记忆，她努力地破译本民族文化的密码。

# 为文与做人

张正望

做文章不易，做好文章更不易。然有几类虽然堂而皇之地冠以中华文字的东西，我却以为其应不为文章的：

一是厕所里“蹲客”无聊之时于墙壁上留下的无聊之言，虽有人鼓噪为“厕所文化”，然其终生只能在秽臭中与蛆虫为伍，多为人所嗤之以鼻，不能登大雅之堂。是不能算作文章的。

二是手机上认识的、不认识的、愿意的、不愿意的、素的、荤的、真的、假的各类短信，虽然假以科技手段传播极快且便，加之“群发”且广，据说还有人将其分类辑录成册，专供“机手”们发送时各取所需，但终究是“信”，调侃尚可，当不得真，时常视为垃圾清空，于文章还是两回事。

三是读书时的摘录不能列为文章，至少不是自己的文章，此乃读他人文章之时，自认为心有所动，与文章作者有共鸣而已，便随手原文而摘，故而不是自己的创作，且摘有取舍，不是全文抄录，可转载、引用，但不能据为己有。

四是由上条引伸凡抄袭所得不能列为文章，如多处萃取别人的文章碎片施之以裁剪之技能予以缝合，或从网上下载反复粘贴复制之，而形成的形式上看似的文章，不伦不类，弄得既不是自己的、也不是别人的了，虽然自己好像觉得是自己的杰作，但归根结蒂还是别人的语录，读来无益，反倒会冤屈苦痛了忠厚老实的读者，认真的读者都以里面有着深意，总想在其中执着地研究些心得，结果是到底莫明其妙，好像这样的话放到那里都适合，只好怪自己浅薄。倘不知这些抄袭来的万花筒，连抄袭者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意思。若硬要去向制作者

追索请教，他只是笑而不答，愈发显其慢而深。

五是空洞无物的八股文不能列为文章，套话、空话连篇，没有一句来自内心的阐发，实际与抄袭没有太多的区别，这类东西看来去，就看得越发疑惑起来，不知所云，其内容也不知制作者能了然几何。毛泽东曾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反对党八股》对其作了入木三分地论述。推荐读者可以去看看，读后就释然了，其文不在此引用，我也怕有抄袭的嫌疑。

大略列举五类自以为不应算是文章的东西，孤陋寡闻还有许多不曾见识过的，肯定还可列出更多，如BBS的网友帖子、博客们的日志等能为文否，不可一概而论，Blog作为现代人一种新的交流、表达方式，已演变为全球性的公众表达，其意义已远远超过了写日志本身。凡此种种，我们都可以动手列一列，这样鉴识会更深。但仅就以上罗列的这五类而言，前面三种倒是自娱自乐，只要自己默认，于他人是不会有太大的污染的。而后两种却是“谬种流传，害人匪浅”的，以此指导工作会使工作失误，以此指导决策会让决策东流，以此指导做人会令做人虚伪。所谓察其言观其行，所谓“文如其人”都是讲的文章对人的品行的反映。这种做文上的巧滑懒惰习气在一些人中是尤为流播地广泛，且由其文染到做人、办事俱有华而不实的作风。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先辈们为我们留下的厚重的、浩如烟海的不朽之笔所传的不朽之文，足以令我们在世人面前感到自豪，而不朽之笔当是诚实之笔，且唯诚实之笔方能造就不朽之笔。读这些文章会让人无端生出诸多感慨，精神为之丰富，思想为之飞扬，意气为之风发。其

文其人也因为诚实而有力、而流芳。所以做文章的第一紧要的事是诚实，即使夸张也要有事实上的或心理上的依据。“燕山雪花大如席”，是夸张，但燕山究竟有雪花，使我们立刻知道燕山有多冷，其有事实上的依据，而“黄河之水天上来”，则有诗仙李白心理上的依据。天才不论怎么讲大话，归根结蒂还是不能凭空创造。做文章非诚实不能传其意，非诚实不能通其心，非诚实不能入其脑。

做人亦如做文。要做老实人、办老实事。所谓老实人也就是诚实做人、踏实干事、敬业守责的人。这也是做人的第一紧要的事。但老实人总是要吃亏的，我们大呼小叫“不要让老实人吃亏”，就说明他正吃着亏。之所以会吃亏，也说明老实人还存在有缺陷，因为注重埋头做事，低调做人，而往往不易为人所知；因为清高而略带些矜持孤傲，不好拉拉扯扯，吃吃喝喝，而往往“人脉”不广；因为敬业专注，坚持原则，不懂巧滑，而往往易犯众怒得罪他人……。有这些缺陷的实际存在，就足以让老实人免不了要吃亏了。但这所吃之亏均是身外之物，于身心没有多大害处，吃一堑长一智，说不定这“亏”还能滋润身心，还能锻炼内心的张力，还能了却许多“心为形役”的无奈。有人讲：“老是吃亏划不来”，其实“亏”多了也不要紧，把这些“亏”排列开来慢慢品，也不失为人生的经验，可锤炼生命的底色，实在不行，“吃不了兜着走”，揣着这些“亏”晓行夜宿或许会踏实得多。对人生价值的肯定不在于功名有多高、利禄有多厚，而在于人生的自信和自我信念的坚守。人生一算账，做老实人还是实惠些。不信，不妨翻翻前人的账簿，回头看看人类走过的痕迹。

## 辛女岩：云作衣裳水为裙



蒋向东 摄

小说连载十八

田耳

# 一个人张灯结彩

哑巴小于这段时间换了一个人似的，学得些哑语，整个人就有了知识女性的气质，还去别人店里做时髦发型。她脸上有了忧郁的气色，久久不见消退。老黄看得出来，小于爱上了一个男人，现在那男人不见了，她才那么忧伤。他记得于心亮说过，小于离不开男人。按于心亮的理解，这分明有点贱，但实际上，因为生理缺陷，小于也必然有着更深的寂寞，需要更大剂量的抚慰。去小于那里套问情况，老黄使了计策。他请来一个懂手语的朋友帮忙，事先合计好了，再一块去到小于店里刮胡须。两张脸都刮净以后，他俩不慌不忙，坐下来和小于于一搭无一搭地闲话。店上没来别的顾客，小于乐得有人闲聊，再说有个还会手语。她刚学来些手语词汇，憋不住要实际操作一番。但一旦用上规范的手语，她就不能自由发挥了，显得特别用力，嘴巴也唧唧有声。那朋友姓傅，以前在特教学校当老师，揣得透小于的意思。等小于不再生分以后，老傅按照老

黄的布置，猜测她的心思，问她，是不是什么朋友离开了，所以开心不起来？小于眼睛刷地就亮了，使劲点头。钢渣走了，她很难碰到一眼就看穿她心思的人。老傅就支招说，你把他的照片拿出来，挂在墙上，每天看几眼，这样就会好受一些。小于还没有学到“照片”这个词。老傅把两手拇指、食指掐了个长方形，左右移了移，她不知道什么东西。老傅灵机一动，取过台子上的小镜子照照自己，再用手一指镜面，小于就明白了。她告诉老傅，没有那人的照片。她显然觉得老傅的建议能管用，脸上的焦虑纹更深了。老傅早就知道该怎么往下说了，依计告诉小于，另有个朋友会做相片，只要你脑袋里有这个人的模样，他就能把脑袋里的记忆画成相片。小于瞪大了眼，显然不肯信。老傅向她发誓这是真的，而且可以把那个朋友带来。但到时候，小于要免费帮那个朋友理发。小于就爽朗地笑了，觉得这简直不叫交易，而是碰上了活雷锋。

(未完待续)